

经典

“有篇无句”：卡瓦菲斯的现代诗艺

□西 贝

在当今诗歌纷纷奔向“辞采夺人”的时代，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显得尤为孤独而坚定。他的诗没有闪光的词语，甚至乍看之下近乎平淡，然而其魅力却在朴素中生长，在整篇之后悄然显影。这种风格，可以借用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概念来形容：“有篇无句”——它强调的是作品整体的意蕴，“句不求奇，意求贯通；语不为饰，神自见深”，这是对“有篇无句”的极好诠释。

在诗歌史上，有太多文辞瑰丽、名句迭出的作品，它们如繁星闪耀，被一再传颂，构成某种“金句即经典”的美学逻辑。然而，在卡瓦菲斯的诗歌中，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可能：没有惊艳之句，却有难以言喻的整体感染力；没有夺目的修辞，却能在无声中深入人心。他以一种平实的语言，构筑了现代诗歌“有篇无句”的审美范式。

卡瓦菲斯的《伊萨卡》《等待野蛮人》等著名诗篇，不是以“格言化”的句式立名，而是以一种内在的诗意张力，构成从叙述中缓缓升起的哲思与洞察。

伊萨卡，在《荷马史诗》中是奥德修斯魂牵梦萦的故乡，他历经特洛伊战争和十年漂泊，九死一生，只为归返家园。传统的英雄叙事注重的是抵达——战斗、忍耐、归乡，是一个以终点为荣耀的逻辑。然而，卡瓦菲斯在《伊萨卡》一诗中借用奥德修斯的返乡母题，却轻轻将叙事重心从“抵达”移向“行进”，从“目标”移向“过程”：

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，
愿你的路途漫长，
充满冒险，充满发现……
莱斯梯戈尼娅人、独眼巨人、
愤怒的波塞冬——你不会遇上他们，
除非把你他们带进你的灵魂。
除非你的灵魂让他们立在你面前……

诗人随即以夏天的港口、学者云集的埃及城邦、腓尼基集市以及香料、珊瑚、乌木、琥珀的气息，在诗中构成一条丰饶的感官之路。他不诉诸抽象的哲言，也不凭借奇思妙语，而是在柔缓的节奏中，让读者的心境生出一种人生旅途绵延悠长的丰盈。诗的结尾更是娓娓道来：

如果能花上多年，
等你抵达时已然年老。
背负着旅途中的所得，
不再期待伊萨卡赐予你财富，
那才更好……若你发现她其实贫瘠，
伊萨卡也没有欺骗你，
因为你将已变得智慧、经验丰富，
到那时你自然明白，伊萨卡意味着什么。

全诗呈现的是一种反“目标至上”的价值观：终点必然存在，但意义并不在于抵达，人生的丰富不是由终点赋予。类似的“去目标化”哲学，在某些写作中容易流于空泛，但卡瓦菲斯的诗，言之有物，赋予此理念以真实可感的质地，给人带来一种独特的“诗与远方”的沉浸。他的诗句近乎口语化，淳朴、平静、不抒情、不修饰，却像谜一样地自带一种魅力，像一种跨越时空的灵魂交谈，余韵悠长，挥之不去。



卡瓦菲斯

文学评论家黄惟群先生曾言：“文学创作，其中太多奥妙，作品中传递出的所有感觉，都是作家一手制造的。怎样制造感觉，是门非常深的学问。”很多诗歌之所以动人心弦，其中的奥妙，是

因为语言的光芒；而卡瓦菲斯的诗，却仿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奥妙：他以最平实的语言，营造出一种缓慢渗透、悄然深入的情感与哲思的穿透力。这种力量不仰仗传统的修辞技艺，而源于他对整体构思、节奏铺陈与诗意留白的通盘掌控，使诗句在不动声色中带着某种智性抵达读者内心。卡瓦菲斯生前没有出版过诗集，但死后被许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推崇备至。

卡瓦菲斯似乎深谙黄惟群先生所讲的“制造感觉”之道。《伊萨卡》看似平直推进，实则暗暗铺设情趣的缓坡，在“轻描淡写”中消解了急于抵达的焦虑，为生命赋予了一种从容的绵延之美。他不急于阐明意义，也不试图用词语或比喻制造即时的感动，而是让读者自己在诗句的空隙中回味、补充内涵。正因如此，他的诗读来没有语言的震撼冲击，却能在心底久久回荡，犹如潮水暗拍礁石，潜移默化地改变读者的感知。这种潜入式的力量，正是他“出神入化”的独到之处。

诗学家吕进教授曾在他的《现代诗学：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》一书中指出：“在心灵世界面前，在体验世界面前，一般语言捉襟见肘。古人说：‘常语易，奇语难，此诗之初关也。奇语易，常语难，此诗之重关也。’诗人寻奇觅怪，恰恰是不

成熟的表现。诗人善于驾驭一般语言，才能见出他的功力。用浅近语言构成奇妙的言说方式，这是大诗人的风范。”这一论断，恰恰也是对卡瓦菲斯诗歌风格的很好写照。

卡瓦菲斯的诗没有奇异的比喻，也不追求所谓的“陌生化”，他似乎深知语言的真正难度不在“奇”，而在“常”。他的诗读来如闲谈，却在节奏的渐进中传达着某种深意。以“常语”显功力的写作姿态，既是卡瓦菲斯诗艺的独到之处，也印证了吕进教授的观点：浅近语言若能构成奇妙而深邃的言说方式，才是真正的大诗人之境。

在传统汉语诗歌中，其实有很多“有篇无句”的典范。比如陶渊明的诗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”看似句子简淡无奇，却以整篇之意境和思维的密度令人久久沉吟，饱含对生活节律与精神隐退的哲学态度，整体风格如春水流深，成为一种诗性生活的象征。

在当下“快文化”、社交媒体句式盛行的传播时代，“可引用性”常常取代“整体阅读”，“金句”成为营销工具，而整首诗歌内含的意蕴往往被忽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卡瓦菲斯的诗歌重新唤起我们对“整篇之美”的体认。他的语言不渲染、结构不复杂、情感不煽情，但正是这种平实的不争之诗，让我们沉入语言与人生的深流。这不是对“金句”诗艺的否定，而是对诗歌整体构造力与精神张力的一种审美回归。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

了一种有益的提醒：真正动人的诗，不一定是句子有多奇，而是能让灵魂沉得有多深。

卡瓦菲斯的诗，在当代是一种独特的存在，他以独特的审美自觉与艺术选择，重新界定了何谓诗的厚度。他的诗有着一种语言去魅化的核心特质，营造出一种非戏剧化的“深情节制”。他注重语言的内敛，有意识地淡化词语的装饰性，回避用空泛的修辞和奇异的比喻去粉饰经验，只安静地自述，节奏缓慢，意境萦绕，像无眠之夜的烛火，虽不耀眼，但始终能照亮你；虽不惊动你，却能改变你。

布罗茨基在评论卡瓦菲斯的诗歌时说道：“早在1900年到1910年，他就开始在诗中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——丰富的意象，明喻，夸耀的格律。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，而为了进一步达到简练，卡瓦菲斯诉诸‘贫乏’的手段，使用原始意义的文字……用‘贫乏’的形容词，制造了意料不到的效果，它建立某种精神上的同义反复，松开读者的想象力；而较精细的意象或明喻则会抓住那想象力……”卡瓦菲斯的诗，用“无句”的朴素拒绝喧哗，而让“整篇”的静默击中人心。

《等待野蛮人》亦是卡瓦菲斯极具代表性的诗作。诗的前几节看似颇为简单：城市广场聚集了各色人群：元老们、皇帝、官员、演说家、法官、民众，因为“今天野蛮人要来”，全城停顿，所有人都在“等待”——直到最后一节：

这突然的困惑、困顿又是为什么？

为什么道路和广场转瞬间空荡荡，

人人若有所思返家中？

因为天黑了而野蛮人并没有来。

那些刚从边境回来的人说

再也没有野蛮人了。

而现在，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样？

所谓“野蛮人”，本是文明社会定义的外部敌人、危险对象。但在诗中，他们实际上被投射成一种心理支撑：人们需要“他者”来赋予自己行动的理由，甚至需要“他者”来让生活产生意义感。

“野蛮人没有来”，文明世界因野蛮人的不来而陷入困顿和怅然若失，文明人自己也陷入无意义之中，就像一个舞台剧在等主角登场，但直到谢幕也没现身，于是演员们集体迷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卡瓦菲斯的语言在诗中极其克制，诗句极为简明，不带情绪起伏，没有诗性浓度的高潮，也许正是“无句”的朴素，成就了他“有篇”的冷峻。他用简单叙述之句层层推进一种“意义的塌陷感”。这种推进，不靠修辞支撑，而靠思想的冷静步步为营。在《等待野蛮人》中，诗构建出一种难以填补的意义真空：如果没有对立面，我们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如果没有恐惧，我们还会思考意义吗？当危险退场，我们是否也一起空了？

这个问题，直指现代文明的脆弱核心：文明可能在本质上，并未真的自我建构起精神支柱，而是借“他者”维系存在感。这首诗在当代的读法更具有普遍性：在喧嚣的社交时代，我们是否

需要一个“被敌视的他者”，才能感觉自己存在？在精神上，我们是否通过“某种必须反对的东西”来掩盖内心的贫乏与无所归属？当我们失去对立面，我们是否也将失去“自我”？

卡瓦菲斯以他独特的冷静语调，不仅完成了一个哲学性极强的寓言，更是为我们展现了一面照出“文明空洞”的镜子。那句“而现在，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样？”让人久久陷入沉思。他的诗最令人惊异之处，在于其“非诗性”的语言策略，而正是这种近乎“反抒情”的写作，成就了他极具现代意识的表现形式。那些看似平铺直叙的语句，反而因其冷静而生出震荡。这种风格自然不会被快速关注转发，但却能在潜意识中留下经久的回音。

若将卡瓦菲斯的现代平实风格置于浪漫主义华美的背景下，差异更为明显。比如雪莱的《西风颂》，全诗语言浓郁、意象密集、情绪极度饱满，通过拟人化、神化，层层铺排，堪称是语言的盛宴：

哦，狂野的西风，你是秋天的呼吸，
你无形的身影驱逐落叶，

它们像魔法师面前逃逸的幽灵

诗中几乎每一节都有闪光的句子，不断叠加的意象，比喻奇特，气势恢宏，被作为经典传颂。最后一节更是发出著名的呼告：“如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它几乎成为所有引用的金句箴言。《西风颂》在辞采与情感表达上的丰沛令人震撼，虽其核心观念源自冬去春来及生命循环，相对较为“常识化”，但因语言的铺陈与情绪的高扬，具有极强的鼓舞力。

与卡瓦菲斯相比，雪莱的这首浪漫主义诗作呈现出“句子闪耀、篇章单线”的特征，具有高度的可朗诵性和“金句度”；而《等待野蛮人》则是“篇章发光、句子隐形”，思想力量更多地来自整体结构、留白和内在张力。“有篇无句”的写作在现代诗学中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：不依赖修辞密度，语言简洁到近乎冷淡，结构与寓意却极具现代代性，给予读者深层次的震动。

现代诗的平实，其实也是一种对浪漫主义修辞美学的反拨。卡瓦菲斯通过“冷静写作”，将诗歌从绚丽的辞藻拉回到结构与思想的省。《等待野蛮人》没有词语的锋芒，没有激情，没有震撼的比喻，却在其“没有”的空白中，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唤醒读者深层的反思。“有篇无句”不仅是一种写作技法，更是一种审美姿态——无需词句发光，而整首诗却能够照亮我们内心最真实、最不可回避的部分，使人沉思、反思、共鸣、感悟。

毫无疑问，诗歌之美从不止一种维度。在雪莱与济慈所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之后，卡瓦菲斯那种平实而冷静的写作，或许是现代诗学的一座重要分水岭。他让我们看到，如何在日常语言中唤起意义的密语，如何以冷静构建出思想的回廊。在这个由信息碎片化与“高亮句子”主导的创作语境中，或许“有篇无句”这样的诗艺，能引领我们重新走向精神的沉静与写作的深度。

（作者系旅澳华文作家，文中诗歌由作者翻译）

音乐与小说的双重交响

——评卡彭铁尔《追击》

□戴 静 雯

阿莱霍·卡彭铁尔是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。作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的先驱之一，他以“神奇现实”重新定义了拉美文学与本土历史、文化的联结——他主张拉美大陆本身的历史与现实就充满“神奇”特质，无需刻意虚构。同时，他作为音乐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刻影响了其创作。

小说《追击》是20世纪50年代卡彭铁尔创作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小说之一。小说讲述了一个逃亡者遭到追杀、误闯入音乐厅并最终被开枪打死的故事。在金碧辉煌的巴洛克穹顶下，哈瓦那著名的阿玛德奥·罗尔丹音乐厅同时上演着双重演出——舞台上的《英雄交响曲》与看台台下的生死追捕，而卡彭铁尔想“奏响”的却是反英雄的英雄交响曲。

“用文字凝固瞬间”

历史和革命一直是卡彭铁尔非常感兴趣的题材。他聚焦20世纪30年代的古巴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左翼学生团体ABC组织，曾利用改装枪支和邮件炸弹暗杀多名独裁政府及军方高级官员。而小说中逃亡者的原型，便是ABC组织的重要领导人——他在被警察秘密逮捕后，供出了多位同伴的下落，变节成为政府卧底，随着政府倒台，这位告密者也遭到清算。

小说通过改写真实历史事件，描绘了逃亡者刺杀失败后的逃亡历程。他在潮湿的阁楼里靠病危老人的面包维系生命，因无法忍受酷刑而出卖伙伴换取暂时安全。卡彭铁尔在小说中不断反思暴力的边界，刻画了逃亡者遭遇的现实与回忆的双重折磨。而逃亡者濒死时

奏鸣曲式的叙事实验

作为一位精通音乐的钢琴家和作曲家，卡彭铁尔大胆尝试用作曲的方式进行小说的创作，将叙事时间和音乐演奏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呈现出阅读和倾听的双重体验。卡彭铁尔有意将小说《追击》的故事时间和贝多芬的《英雄交响曲》的演奏时间做了完美对应。

卡彭铁尔曾在采访中提到：“我的小说《追击》是以奏鸣曲的形式构建的，包含三个初始主题（两个阳性主题和一个阴性主题），有中心变奏

和尾奏。”小说的三个章节就呈现出奏鸣曲的形式。第一章是乐曲演奏时售票员、逃亡者和妓女埃斯特雷拉三人在演奏开始时正在经历的命运。第二章以逃亡者在追击中的遭遇为主线，衍生出13节变奏。每一节都是逃亡者在追击过程中发生的细碎片段，穿插着过去遭到追杀的追忆，拼贴出一幅逃亡的连环画。第三章则以“我”的口吻，伴随着音乐的终曲，“我”在追击时的紧张时刻被无限放大，但随着演奏结束一声枪响，最终惨死在座位席上。

不难看出，音乐从始至终贯穿在叙事的线索中。第一乐章奏响的E大调承载着售票员对音乐的热爱；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的沉重脚步伴随着老太太的悲悯救赎；变奏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追击者紧张的逃亡。而结尾章直至音乐终止后的枪响也预示着追击的结束、生命的终止。

时间与叙事、音乐的精密咬合，让读者仿佛被拖入到那个闷热夜晚，与逃亡者一同心跳加速。卡彭铁尔正是通过这种形式，表达出对拉丁美洲循环往复的历史暴力与个体渺小宿命的隐喻。

小说以罗曼·罗兰五卷本《贝多芬：伟大的创作时代》中的引文开篇，援引了贝多芬亲笔为《英雄交响曲》题写的献词。这部作品本是贝多芬对拿破仑的献礼，可随着拿破仑称帝消息的传来，贝多芬对革命的美好幻想也被击碎，他在献词中抹去了拿破仑的名字，将其改为“英雄交响曲：纪念一位伟人”。显然，小说中的逃亡者并不是贝多芬想赞颂的，对革命做出伟大事业的那类英雄——相反在遭到逮捕后他靠出卖同伴获取了自由。

那么卡彭铁尔为何要选择用《英雄交响曲》



《追击》，[古巴]阿莱霍·卡彭铁尔著，陈皓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25年1月



阿莱霍·卡彭铁尔

作为结构，书写一个革命叛变者的故事呢？可以说，他意在打破对传统英雄的刻板印象，将重点放在革命的高光时刻之后。在现实的历史布景前，理想主义者的“英雄”叙事显得贫乏而空洞。当宣告死亡的枪响盖过音乐，艺术构建的崇高秩序也在瞬间崩塌。“又死一个”——这是警察和售票员面对死亡的麻木回应，在他们眼中，这一切似乎司空见惯。这种对死亡的轻描淡写，反而让

逃亡者的死显得触目惊心。

卡彭铁尔立足于现实展现出他的质疑与反思。贝多芬音乐中蕴含的英雄主义与人类精神高度，最终还是被现实的子弹击穿。卡彭铁尔通过叙事对历史的重新拼接，让《追击》成为一曲凄厉的交响。

（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）